

十八日。健甫寄到一信，并递寄周桂坞信，及己卯科甘肃闱墨及题名录。於桐轩及笙陔叔及育之过谈。育之回衡州局，便寄陶幼瑜一信。又寄复健甫侄一信。陈宝珊报其太夫人之丧，以一信唁之，并寄挽幛及奠分百金，托陈诒珊转寄。育之扇有何子箴得曾孙二诗，极可诵，诗云：清晨鹊语集桑条，不料婴儿诞此朝。惭愧儿孙称父祖，未衰齿发即松乔。国恩锡福清芬远先文安公六次赐福字，因名六福堂，相府斯馨宝墨标寓居刘相国第，成邸为书斯馨堂匾额。眼见书香传五代，不须七叶艳金貂。珠江游兴未萧寥，一路看山暑不消。归棹忽随秋信至，梦魂犹逐海波摇。啼声听说孙生子，骨相应胜牧与樵。异味分甘珍岭外，桑蓬又作酒旗招。

十九日。接姜昆山、张超堂二信，并超堂之父菴潭信，以曾撰联祝其七十寿也。又接张子遇、刘翼卿二信，张子遇为议婚姚庶侯之女八字：乙未、丙戌、己卯、乙亥，刘翼卿为谋事。闵惺吾过谈，乃与邓宝臣相见，宝臣即邀同赴天津，赴省请饷，特来相告也。杨瑞堂以十七日启行赴上海，是日热极，而育之来言，十七日适转北风，以南风数日，郁热相激进，故反加热，是夕大风，稍凉。此两日则风益大，是夕且雨。以吾之不遇时，而杨瑞堂亦因之以有此抵牾。见《申报》，唐景星已赴天津。俄事尚无成议，有无变局，尚未可知。杨瑞堂所议办保险公司一节，决非叶顾之所能任，此行多是虚费人工也。

二十日。雨，凉。刘小山赴河西看地，因以平塘张姓、阳湖车塘河于姓两地，托往一谋，而适以是日大雨。杨瑞堂启程三日，风雨交作，计程不过行抵三汊矶一带而已。生平事事乖忤，天与人若巧相应，殆非偶然。致姚庶侯信，托汤斐斋加封递宝庆，并以张子遇信寄览，听从酌度行之。又接王梦虎、曹志忠二信。今日以雨，稍获清闲，彭作新晚忽来见，又以事求转达制军，要求